

今夜茶香花间醉

■冯青云

冬天的夜晚是宁静的。夜幕降临的时候,天空犹如一张灰色的纸,空气似乎也凝结了。

吃过晚饭,坐在窗前,习惯性地打开电脑,聆听配乐朗诵《最美的时光》。那饱含情怀的诵读好像具有魔力,把人带入一个超越世俗的境界,让人陶醉在花的清香之中。

静静地享受这最美的时光,任思绪自由地飞舞。书桌上有一盒朋友送的玫瑰花茶,是她去英国游学带回来的。当初她送给我时,我还笑着说这茶叶也许是咱们国家销到英国的,没啥特别。她没有辩驳,莞尔一笑

说,你品尝一下,味道不一样的。今晚有音乐相伴,我何不品尝一下这茶到底是什么味道!于是,我烧了一壶水,把茶叶拿出来。茶叶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,品相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一些干枯的玫瑰叶子,零星几片粉色花瓣,退却了绽放时的繁华,似秋天的落红毫无生机。我想起平常喝的玫瑰花茶,那玫瑰都是娇艳无比的花骨朵,含苞待放,用温水一泡,一个个悬浮在杯子里,散发一股清香。而这茶,我心想一定不好喝。

茶,泡好了。我漫不经心地打开杯盖,一股浓郁的香气瞬间弥散开来,浪漫而温馨。我惊呆了,这看似不起眼的花茶竟会有如此馥郁馨香。端起茶杯细细地品了一口,感觉整个身心都是舒展的、欢愉的。茶香缭绕,恍然若梦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我仿佛变成了一朵玫瑰,畅游在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里,沉醉在幸福和快乐之中。

其实,生活的味道不正如这茶香一样吗?

茶香里有远离浮华的味道。在乡下的日子里,我时常独自一人漫步在田间小路,那纵横交错像列兵一样的甘蔗,让人垂涎欲滴;那娇羞地躲在秧下的红薯花,调皮地冲我眨眼睛;那一片碧绿的白菜在阳光下怒放,菜心如花;那结伴而行的花喜鹊,在麦田里嬉戏追逐,自由自在。

茶香里有责任担当的味道。我居住的楼下有一棵

小树,树干的直径大约五厘米,几株丝瓜的藤蔓紧紧地缠绕着它,攀到它的顶部,密密斜织,垂下数个硕大的丝瓜。秋天已过,它细长的藤蔓早已退去盎然绿意,负荷,超载,苍老,衰败,满目萧条。寒风吹过,它的头几乎着地,腰身要断了一般,寂寥地摇曳。但它努力地托举,托举着自己的责任,它的冠部形成了华盖,让人惊叹、震撼。

茶香里有亲情友情的味道。听说我要下乡支教,外甥女送我一个带炉子的锅,朋友送我一个可以热馒头的电饭锅。每个周日下午,家人都会提醒我多带些吃的去,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给我做了芝麻盐和焦馍,姐姐给我炸了萝卜丸子,爱人则炒好了肉丝,把馒头、大葱、菠菜默默地装在袋子里,说提前装好,免得走得急忘记带了。每周都会有朋友打电话问我在乡下过得好不好,说有什么需要尽管提,夜晚怕我寂寞会跟我语音聊天,说一些趣事,告诉我又读了什么书,甚至有朋友直接开车来乡下看望我。每一次家人的叮嘱,对我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;每一次朋友的关心,对我都是一次情感的震撼,我在遥远的乡下,在孤寂的冬夜,感受着亲情和友情的温暖。有家人真好,有朋友真好。

生活常常就是在这如水的日子里,被写意成不同的画面,犹如茶香的味道,既能融入都市的繁华,也能释怀乡村的荒凉。生活简单,简单生活。如同我简陋的书桌上只有一本汉语词典、一本《瓦尔登湖》、一本《读者》、一杯茶,还有一首音乐、一袭情怀。

战友心中的“茅台”

■朱玉柱

入伍前就听一位我认为很成功的人士说过,男人的世界不能没有酒。我是男人,曾经在部队服役13年,今天就讲讲我和“军中茅台”的故事。

1992年高考失利后,我带着父母的期望和对绿色军营的向往,应征入伍来到沈阳军区某部队。

接兵干部姓李,河北人,中尉军衔。他当时来家访时,母亲做了一桌佳肴,父亲陪李中尉喝了两杯,李中尉看着打开的宋河粮液,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,连夸“好酒”。

从家出发的时候,除了部队发的衣物外,我的行李箱里就有两瓶宋河粮液,父亲嘱咐我:“部队允许的时候,把酒拿出来和大家分享……”

新兵生活紧张而充实,我一直想和战友分享皮箱里的“宝物”,可始终找不到机会。新兵生活快结束时的一个周末,我向班长请示,班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,我直接找到排长,说明了我的意思,排长说:“周末了,新兵生活也基本结束了,让大家适度放松一下,但总量要控制……”就这样,我的两瓶酒被全班八个战友喝了个精光。

从此,战友给我的家乡酒起了名,叫“军中茅台”,后来大家一说起“茅台”,就心领神会,知道指的是我家乡的宋河粮液,论价格我们消费得起,最重要的是,家乡的酒品尝起来更纯更烈更有意义。

当兵的第三年春天,回乡探亲归队时,我给战友捎带礼物,“茅台”是全部礼物中最重要的一个。也就在那年夏天,我考取了南方的一所军校。“军中茅台”又随着我来到了学校。

那是一所通信指挥院校,两年的军校生活,每天过得很紧张。我们坚持着,因为我们当过兵,也带过兵,早已懂得“好钢更要百炼”的道理。即使再紧张,我们还是以班为单位,品尝过我们家乡的美酒。新疆籍同学何冬用带有新疆味的话夸赞:“你们河南酒,咋就这么好喝呢!”

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年,我从军校毕业,回到东北某野战部队。从排长到政治处干事,再到基层连队的政治指导员,现在脱下军装十余载了,而拉练途中和自己的兄弟喝酒的事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是2002年,我在团直通信连当政治指导员。那年冬季老兵退伍后,连长休假了,我带着50多个留队“老兵”随部队拉练。一天的急行军后,晚上住宿在帐篷里。旷野,零下30多摄氏度的气温,我不放心徒步行军一天的兄弟。我叫醒连队文书,将用矿泉水瓶伪装好的“军中茅台”和大家分享,但每人只能享受两小口。每人抿了两口后,我帮他们拉上帐篷,听到他们的酣然入睡声,才算放心。

前不久,一名服役现的战友告诉我,现在全军有了“禁酒令”,我绝对支持。但我现在将多年前打“擦边球”饮酒的故事分享给大家,一是致我无悔的青春,一是致我家乡的“军中茅台”。

童年记忆

■王华丽

人近中年,可关于童年的记忆却未曾走远,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日:父亲从怀里掏出的烧饼仍带着体温;放学回家看见母亲买回了我盼望已久的黄裙子,阳光下那么耀眼;小伙伴们在月光下疯跑,汗水浸湿了被风吹乱的头

发……我有三个哥哥,我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,无疑,家里唯一女娃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的欢愉。可以说我是幸福又幸运的,不但享受了父亲母亲的宠溺,还得到了哥哥们无尽的呵护。

记得小时候,几个哥哥酷爱写字,常常在放学后凑在一起写啊写,又常要比试一番,于是每人写出同一行字,放在一起比较,争得面红耳赤,难分高下。最后,他们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不识几个字的我:妹说谁写得好就是谁写得

好。瞬间,我高傲地昂起了头,背着手在屋里转两圈,假装把那些不认识的字看上两遍。当然,把好话说尽再给我一毛钱买糖的那一个肯定赢!至今想起那一幕仍窃笑不已。

入学后,村里的孩子们每天结伴去上学,两里多的路程硬是被我们走出了

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悲壮,那时真的感觉路好长,于是路上采小花、玩泥巴、摘甜瓜……有时要花费一个多小时才打着推搡着到学校。不知哪天起,同行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件黄色的百褶裙,在一群穿着粗布衣服的小伙伴中间,这身裙子是那么鲜艳,那么耀眼。后来的几天,队伍里黄裙子的数量不断增加,我这颗爱美的心按捺不住了,回家向母亲提出买裙子的要求。母亲没有拒绝,我欢喜不已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,每天放学后我就拼命地往家跑,进院就睁圆了眼看看院里的晾衣绳上有没有我想要的那一抹黄色,可是每次都失望。我靠在门上哭的时候,听到母亲深深的叹息声。终于有一天,裙子买回来了,小小的人儿乐疯了,一圈一圈地转,记忆中那是我穿过的最美的裙子,它点亮了我的童年。后来才知道,母亲攒了很久的钱才满足了我的愿望。

那个年代是物资匮乏的,可我的童年是五彩缤纷的。

每次想到童年的这些往事,脸上总是不知不觉间泛起笑意,可眼角却是湿润的。怪不得冰心先生说,童年,是梦中的真,是真中的梦,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。

